

山的那边窖酒香

□ 莫江脉(壮族)

云贵高原南麓，九万大山南部……在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环江，康宁这个布依族村落，安躺在黔桂边境连绵起伏的大山深处，整齐有序地依偎在大山的怀抱里。随着阵阵的山风，窖酒飘散的醇香扑面而来。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康宁村”的诗情意境油然而生……

沿着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，爬越高峻陡峭的六尧大山，一片宽阔的平地让人豁然开朗，群山环绕，山泉潺潺，树影婆娑，雀鸟欢跳，炊烟袅袅……这便是窖酒飘香的康宁村。相传那里的布依族祖先几经战乱，跋山涉水，逃荒避难，从浙江千里迢迢迁徙南下，扎根深山老林，拓荒开垦，繁衍生息，祈求世世代代健康安宁，取了颇具深沉寓意的村名“康宁村”。

一方水土，一方风情……在康宁村，六月初六、九月初九是布依族人沿袭的传统佳节，与节日相生相伴的便是一坛坛醇香的窖酒……

六月初六，万物葱茏，庄稼茂盛，是布依族全族共同敬天地制酒曲的节日。当天，寨上的男子迎着黎明的曙光，早早地宰牛杀猪，带上蒸制的糯米饭、三角粽子、粉蒸肉和陈年的窖酒，到村头一颗古老的大树跟前，举行简朴隆重的敬田神、敬谷神、敬寨神仪式，全寨男丁“十人共杯，百人共盏”，在田头地角，光着臂膀，高举瓷碗，喝着窖酒，祈福天长日久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妇女同胞则足不出户，把从大山里采撷回来的二十多种植物，按照传统的工艺制作天然的窖酒酒

曲。在布依族人的心里，酒好不好喝，精髓就在于酒曲。寨里制作酒曲的秘方“传女不传男”。由此，“酒是粮精，曲为酒骨”的族训族规，一直珍藏在布依族妇女同胞的心灵深处。欧大娘是寨子里酒曲制作的老师傅，从十多岁起，就开始跟着母亲那一辈学习制作酒曲，每年六月初六这一天是她最忙的时候。她把二十多种植物冲洗、晒干、切细、石舂之后，搅和米粉，沾入丁点的老酒曲，形成黏稠的糊状，揉成鸡蛋大小的曲丸子，放到簸箕上晒干，全套下来多达十几道工序。她言传身教把制作酒曲的程序和配方，毫不保留地传给寨子上的姐妹们，让康宁窖酒代代相传，弥香千年……

九月初九，艳阳高照，糯稻金黄，寨上的布依族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氛围里，他们就取材，用当地特产的高山糯米来酿窖酒，既供自家平日饮用，又待远道而来的贵客。天刚蒙蒙亮，家家户户先把糯米浸泡洗净，等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就着手生火，使用木制的蒸笼蒸制糯米饭，糯米饭煮熟以后就盛进圆形的箕筐里散饭，再用山泉水点洗一遍，待糯米饭降到一定温度后，拌匀六月初六土制的酒曲，接着装入酿酒的坛缸里。坛缸需安放在垫有草窝的箩筐内，保持一定的温度，冷天加热保温，热天降温防腐，经过七八天的发酵就酿成了酒酿。再过四五天，就往缸里加上几斤温泉水，继续调剂护理，过一个星期左右便过滤甜酒渣糟取汁，倒入一个宽口的铁锅，用温火慢慢煮

沸，浑浊的甜酒汁慢慢变成黏稠的红色“娘酒”。娘酒和土制的白酒，按照一定的比例在瓷缸里调配以后，放置于洞窖封埋，五到八年以后开启封坛，地地道道的康宁窖酒便大功告成。窖酒做工精细，工序繁杂，不下苦功难得好酒……

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，神州处处美酒飘香，康宁村的窖酒像是绚丽多彩的山花，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，酒色橙黄清透泛红，一股股醇厚的馨香让空气里荡漾着香醇的分子，微微拂过鼻子眉睫间，清爽惬意。窖酒黏稠但不腻，入口感觉丝丝辛辣，隐隐约约的甘甜入喉、入肺、入心。清爽、绵柔、雄浑的气质，培植山里人豪放、爽直、热情的酒文化，让布依族广交了天下朋友，广开了人脉，赢得了信任和财富……

康宁村的男男女女仿佛是用窖酒泡出来的，个个会喝酒，人人能喝酒，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的是热情好客的基因，正是这样的基因和气质，在接待贵客朋友时，当地喝酒不用酒杯，而多用瓷碗。每喝一碗酒，他们看重的是缘分，讲究的是心仪，下酒的不是鱼肉，而是以酒结缘，用酒聚义，不斗酒不酗酒。酒自由喝到七八分，酒兴就把许多心里的话儿都掏了出来，洗净了尘世的烦恼，让人感到意犹未尽又心满意足。在康宁村，劳作回家，喝一碗窖酒；心情不好时，闷一碗窖酒；朋友来了，干几杯窖酒……可别忘了，窖酒虽好，却是“三杯不会醉，一醉睡三天”！

“无酒不成席，无歌不成敬”，是布依族的不成文规定，他们有酒就有歌、歌酒不分家的底蕴，仿佛自开天辟地的那一天起就延续至今。独具民族风韵的迎客歌、敬酒歌、婚庆歌、节庆歌……如数不尽的高山，朴实大方、讲礼好客、生动活泼的韵律和腔调，飞越千山万弄，响彻大山深处……

康宁村男女青年的婚庆喜事，离不开甜蜜飘香的窖酒，在布依族人心底，窖酒隐含“天长地久”之意。男子一般年满十二岁以后，其父母就择在九月初九这一天，使用优质的高山糯米，按照族上沿袭下来的方法，酿造六至八缸窖酒，放置于山洞或埋藏在菜园地里，让窖酒在密封的瓷缸内尽情发酵，等到男子找到意中人的时候，父母才开坛敬邀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举杯共饮。

娶亲当天，新郎配送窖酒、糯米饭等礼品，少则几十人，多则百人，浩浩荡荡地向新娘家进发娶亲，娶亲队伍在女方家留宿一晚，摆设酒席擂台对唱山歌，能歌善唱的伴郎伴郎一展歌喉，欢唱到天亮。第二天清晨，新娘家在整设嫁妆的同时，在几个圆桌上摆设八十八碗窖酒，由新郎和伴郎一口饮尽，新娘和嫁妆方可出门。民族特色的婚庆在飘香的窖酒里尽情地演绎。

仰望一座座高山，翻越一道道山坳。岁月在流转，故事在演绎，唯有积淀于心、渗透于情、融化于血的窖酒，在康宁大山的那边散发悠远的醇香……

故乡小島

□ 周敏(壮族)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许多往事已随着远去的时光淡忘了，但小时候我在家乡和小伙伴们去小島玩耍的趣事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

我的故乡在田东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旁，虽然地处偏僻，却依山傍水，潺潺的河水流过村前，给寂静的山村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欢乐。清澈的河水如玉带般蜿蜒流淌，使故乡山中有水，水中有山，相得益彰。儿时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常常放学回家扒几口饭，就三三两两往河边跑，或戏水，或玩沙，或钓鱼，或捞虾……玩得还不亦乐乎，童年的时光就这样在河边流逝。

故乡村东头的河岸有个平坦宽阔的沙滩，沙子细腻干净，黄澄澄的，村里的人给它取名为金沙灘。离金沙灘不远的河面上有一座小島，是我们大伙去得最多的地方。小島约有十来亩，位于河中央，四面环水，是这一带河段最大的島。河水从上游流到这里被小島劈成两半，清浅的河水像两条舞动的飘带，“哗哗”地从小島两边向东流去。小島四周的河水很浅，挽起裤脚就能涉过去。島屿由厚厚的泥沙淤积而成，島上长着很多茂密的“每来”（壮语音译，一种多在河边生长的树木），郁郁葱葱的枝叶犹如绿毯披在島上，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绿洲。島上有两块四五亩大的沙质地，村民们用来种苞谷等农作物，因土地肥沃水分充足，种下去的苞谷绿油油的，长势喜人。小島四周长着很多翠竹，每丛有几十根甚至上百根竹子之多，浓密的竹林引来了很多知名或不知名的鸟儿在上面筑巢，它们白天在島上或水中觅食，晚上栖息在翠竹丛上，小島简直成了它们的天堂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村里有个规定，不论大人小孩，上小島都不得带鸟枪、弹弓等打鸟工具，违者没收勿论。这一“村规民约”果

然奏效，島上的鸟儿“安居乐业”，每年都有成群的白鹭飞临这里越冬。一只只长尾美羽的野鸡不时掠过水面，溅起一片片水花，甚是好看。

我们去島上当然不能捕鸟，只能摸鱼捞虾捉迷藏。出门前，大伙总忘不了带上网兜、泥箕之类能捞、捕鱼虾的工具。我们涉水来到小島旁，用泥箕在伸出水面的草丛下或石缝里捞鱼虾。大伙不来则已，一来准会把整个小島周围泡在水里的树叶、草丛、石块翻个遍。我们捞得的多是些小鱼小虾，运气好时也能摸得一两条巴掌大的鱼，等到大伙的网兜都胀鼓了，我们也累了，大家就鸭子上岸般齐刷刷地爬到島上歇脚。这时，几个嘴馋的家伙早已按捺不住，他们有的捡柴火，有的破鱼肚，有的生火，不一会工夫，大伙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烤鱼了。吃过烤鱼，我们意犹未尽，又三人一组，四人一帮，钻进島上的丛林里捉起迷藏来。

“晌午了，还不赶快回去上学？”小島对面的河岸上，不知谁家大人高声嚷道。上学时间到了，我们提着裤子，带上收获的“战利品”，逃也似的离开小島，涉过河水，向村里的学校跑去……

我们去島上捞鱼虾也不是每次都有收获，也有惊险的时候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捞鱼，鱼没捞着，却捞到了几只黄鳝的小蛇，被蛇缠到手上软乎乎的恐怖极了，好在水里的蛇没有毒，我们有惊无险。还有一次，我和表哥表妹等几个去島上捞鱼，在草丛中发现一窝鸟蛋，便迫不及待地捡起来。我们没走多远，一条母蛇便呼呼地追上来，吓得我们魂飞魄散，丢下蛋儿四处逃窜。原来这窝蛋不是鸟蛋而是蛇蛋，我们捡蛋惊蛇，好险啊！

故乡的小島是我们童年的乐园，是我们成长的见证。然而，在我们稍微懂事的时候，村里开始围河造田。那年枯水期，村民们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，扛斧头、拿柴刀，将島上大大

小小“每来”砍了个精光，用来拦河筑坝，将流过小島旁的一道支流堵住。放学后，我和小伙伴们也去凑热闹，到河里帮大人捡鹅卵石筑坝。奋战了几个月，几百米长的河流终于被堵住了，村里人喜出望外，满以为这回终于可以在河床上种田，造福子孙后代了。

不料，次年五六月份连降大雨，刚刚用“每来”和鹅卵石垒成的河堤被汹涌的洪水冲垮了。洪水过后，绿洲般的小島因没了“每来”的呵护，变成了一片光秃秃的沙滩，连鸟儿赖以栖身的丛丛翠竹也被大水连根拔起，冲得无影无踪。从此，小島泥沙裸露，伤痕累累。远近的人们见島上的沙子好取，便不时来挖沙回去捞浆起房子，使美丽的小島变得满目疮痍。島上的绿树没了，水里的鱼儿少了，我和小伙伴们再也没有去过小島玩耍。

多年以后，我因读书和工作离开家乡，但不管走到哪里，心里想的是小島，念的是小島，忧的也是小島，故乡的小島成了我一生的牵挂和遗憾。我偶尔回老家，给村里的孩童讲我们小时候去小島抓鱼、游玩、捉迷藏的故事，他们听了既感到好奇又将信将疑：“伯伯骗人，河里有小島绿洲？那里只是一片光秃秃的沙滩。”听孩子们这么一说，望着涛涛的河水和島上裸露的泥沙，我黯然神伤。

不久前，家乡人来电，告诉我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。家乡目前正在实施乡村振兴项目，美化绿化村容村貌，让村里变成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。富裕了的乡亲们打算将荒芜的小島重新绿化，种植“每来”、竹子、花卉、固沙草等，让我在县城帮助联系园林设计师去规划指导。

昨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又和一群儿时玩伴来到绿意盎然的小島戏水、玩沙、捞鱼虾、捉迷藏，快乐地投入久违的故乡小島绿色的怀抱……

名家新作

东西新作 《回响》亮相 《人民文学》

本报讯(记者 韦颖琛)近日，广西著名作家东西的新作、长篇小说《回响》在《人民文学》2021年第3期发表，这是广西作家的长篇小说首次被《人民文学》全文刊发。作品单行本将于今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据了解，《回响》是“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”第一批入选项目，也是作家东西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。该作品创作耗时3年，以案件为切口，塑造了一位对案件穷追不舍、对爱情追问到底的新女性形象，作品角度新颖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细腻深入。

东西本名田代琳，现任广西作协主席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耳光响亮》《后悔录》《篡改的命》和《东西作品集》(八卷)等。中篇小说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，以《后悔录》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“2005年度小说家”奖，以《篡改的命》获第六届“花城文学奖·杰出作家”奖。